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討論文件



文件CSCD 56/2011

沙田區議會  
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

馬鞍山礦場歷史研究工作小組(非常設)  
研究報告《雪泥鴻爪－三個馬鞍山礦工第二代的成長故事》  
初稿

請委員參閱及考慮通過由馬鞍山礦場歷史研究工作小組(非常設)提交的研究報告《雪泥鴻爪－三個馬鞍山礦工第二代的成長故事》初稿（見附件）。


2. 工作小組召集人及研究機構代表將於會上解答委員的詢問。

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STDC 13/30/25/13

二零一一年八月

# 雪泥鴻爪

## 三個馬鞍山礦工第二代 的成長故事

主辦： 沙田區議會  
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  
馬鞍山礦場歷史研究工作小組(非常設)

合辦： 馬鞍山民康促進會  
Ma On Shan Promotion of Livelihood and Recreation Association  
研究機構： 香港中文大學  
環境政策與資源管理研究中心

## 導讀

### 我的馬鞍山回憶

在三十多年前一個炎熱的下午，爸媽帶著我和哥哥從慈雲山出發，沿著羊腸小徑，走到山的另一邊到達沙田。那一天爸爸告訴我，在吐露港的對面，馬鞍山腳下有一個沙灘，那裡的沙是烏黑色的，所以那沙灘叫烏溪沙。兒時濛濛，驚慨世界上竟然有黑色的沙灘，簡直就是天方夜談，所以對烏溪沙這個地方充滿好奇。

數年後，始齷兒童變成了黃毛小子。在一個艷陽高掛的夏日，我獨自乘坐柴油火車來到大學站，在海邊向船家租了一頁舢舨，搖槳搖了半天才到達對面的沙灘，下船時，我看到腳下的沙粒都是烏黑光亮，驀然知道自己真的到了烏溪沙。我當時的心情，就像小海盜尋求到收藏著寶藏的金銀島。在少年好奇心的驅使下，我進一步尋找烏溪沙的沙是烏黑的原因，原來馬鞍山上蘊藏著豐富的磁鐵礦(magnetite)，磁鐵礦是純黑色的礦物，它在大自然的風化作用下會碎裂成黑色的沙粒。這些黑色的沙粒，隨著溪水，流到山腳下，並堆積在海邊，便形成黑色的沙灘，這便是烏溪沙的由來。磁鐵礦，為馬鞍山帶來一個鐵礦場，它運作了超過五十年，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才結束。

時光飛逝，當年的黃毛小子已過不惑之年。我現在工作的地點是香港中文大學，辦公室正好正面對著馬鞍山新市鎮，每天向窗外望都可以看到青蔥翠綠的馬鞍山，但烏溪沙沙灘已在時間長河中在海岸線上俏俏地消失，而馬鞍山礦場也只能在回憶中讓人憑弔。每次想起我和馬鞍山的幾個片段，心裡總帶點悵惘。

### 集體回憶

每個人都有回憶。在我們的生命中，都會對某些人、地、事件，連繫著一種特別的感情，特別珍惜和懷念，因為這些東西標誌著我們的成長和經歷。如果這些回憶是一個群體或社群所共享、傳承，甚至是一起建構出來，均可稱為「集體回憶」(collective memory，或稱為「集體記憶」)。因為集體回憶標誌著這個群體的成長和經歷，所以通過集體回憶，這個群體內的個體能找到認同，其身份亦

得到肯定。德國哲學家阿斯曼（Jan Assmann）稱這些肯定和認同為「身份固化」（the concretion of identity），即是說，集體回憶的客觀化表達是通過一種身份的肯定（我們是誰）或否定（我們不是誰），意義上是身份認同的判斷（identificatory determination）。由於集體回憶與群體甚至個體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關係，我們便可理解最近幾年為什麼清拆一些歷史建築物（例如：皇后碼頭）在香港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迴響。因為拆毀這些歷史建築物結果是對集體回憶進行清洗，意味著否定了群體的認同和肯定。

集體回憶這一個概念，最初由法國社會學家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在20世紀初提出，霍氏認為當人類參與一些具體的社會互動與交往中，便產生集體回憶。對於集體回憶的研究，集大成者是阿斯曼，他在1992年寫下鉅著《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文化回憶），指出集體記憶是通過集體溝通中獲得實現。英國社會人類學家康拿頓（Paul Connerton）在《How Societies Remember》（社會是怎樣去回憶）（1989）認為一個群體是通過互動來塑造的共同回憶，這不僅是整個群體的所有成員的個人回憶的總和，更是這個群體自身意識的集合。另一位法國學者諾哈（Pierre Nora）研究形成集體回憶的場所，指出地方與空間對於形成集體回憶是十分重要的，詳細的論述可見於諾氏《Les Lieux de mémoire》（回憶的場所）（共四冊：1999, 2006, 2009, 2010）。以上幾位都是集體回憶研究的殿堂級人物，其著作值得再三拜讀。若嫌他們的鉅著篇幅太長，讀者可以參看阿斯曼在1995年的《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集體回憶與文化身份）一文，它對集體記憶的概念和特徵提供了扼要和精闢的介紹。

## 口述歷史

集體回憶是如何建構出來？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將「口述歷史」（oral history）記錄下來。過程是研究者邀請一些相關的人士進行深入訪談，記錄他們親身的生活、經驗和感受，並就訪談內容進行整理和分析，從而發掘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片段。

口述歷史，顧名思義，是指那些用口傳述的歷史或故事，例如：個人在某段時間在某個地方的人生經歷、個人

的所見所聞、個人或家族的活動情況。這些歷史資料一般都帶著濃厚的個人化色彩，所以都不會在官方文獻中找到。通過收集和整理這些歷史資料，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了解歷史發展、社會變遷和民生變化等，從而有效補充傳統歷史文獻不足的地方。

口述歷史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是它的生命力，研究者訪問受訪者的時候，除了記錄故事內容之外，受訪者述說故事時的用詞、聲調甚至思想變化都會一併記錄下來。換言之，研究者除了要如實記錄受訪者的客觀經歷，還要了解被訪者對這些經歷的主觀感受，甚至要捕捉這些經歷對被訪者所造成的正面或負面影響，從而引申出歷史故事背後的社會意義。

### 馬鞍山礦場：從集體回憶到口述歷史

說起馬鞍山，絕大部份香港人只知道它是一座山，馬鞍山新市鎮就以它命名。然而，大部份香港人對有關馬鞍山鐵礦場的認識還是非常有限。由於香港的特殊地質條件，礦物種類非常豐富，可惜礦藏量並不大，而馬鞍山礦場是香港境內唯一具有經濟價值的金屬礦場。在全盛時期，馬鞍山礦場僱用了六千多名礦工進行地下開採，可謂盛極一時。這些礦工大部分都是年青力壯的小伙子，他們來自五湖四海，因為沒有學歷或者學歷不被承認，在礦場靠勞力為生可以說是他們唯一的出路。他們在礦場附近建造村落，並開枝散葉。

為了讓市民認識馬鞍山這一段歷史，沙田區議會構思馬鞍山礦場主題公園工作小組於2003年出版了《鞍山歲月》一書，將昔日馬鞍山的風物和居民生活再重新展現出來。《鞍山歲月》一書訪問了多名馬鞍山礦場的代表人物，用他們的口述歷史故事來建構馬鞍山礦場的集體回憶。

昔日馬鞍山礦場的礦工，大部分都已成為古人了，但他們不屈不撓、勤奮努力的精神，卻一直在推動著香港向前發展。為了更全面地探討馬鞍山礦場在沙田社區發展歷程中扮演的角色，為馬鞍山歷史提供更一個完整的記錄，我們走訪了三個馬鞍山礦工第二代後人，用研究口述歷史方法記錄他們的成長故事，並重溫他們昔日在馬鞍山礦場的生活點滴，以補足《鞍山歲月》未有敘述的礦工生活寫照。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eim）認為集體回

憶的重要性在於和過去的聯繫，這種聯繫能促進社會的和諧。我們也希望這三個馬鞍山礦工第二代的成長故事能增強沙田居民對本區的歸屬感，並提高社會的凝聚力。

## 故事一：信仰承傳

編者按：

林廣潤先生，1959年在香港灣仔出生，幼時隨父母搬到馬鞍山居住，直到讀中學的時候才搬離馬鞍山。早年基督教在馬鞍山開辦小學並設立教會，林先生在幼稚園時期已開始接觸基督教，耳濡目染，1979年正式入教，1993年成為全職傳道人，現職香港浸信教會牧師。林先生可說早年基督教在馬鞍山傳教活動下「初熟的果子」。

問：你的父母在礦場從事甚麼工作？

答：當我們一家搬到馬鞍山居住的時候，爸爸已經退休，媽媽在馬鞍山礦場中做礦工，到後來礦場關閉，她便到外面「打住家工」。當時香港沒有菲傭、印傭，只有港傭。她要在僱主家中居住，一個月只有兩晚可以回家。星期六晚回家，星期日晚便要回到僱主那裡。

問：當時馬鞍山礦場與你的生活有什麼關係？

答：那時年紀還少，而礦場不是小孩子可以進出的地方，故礦場運作對我日常生活關係不大。礦場給我的印象，最深刻是「收礦」。因為當時的陸路交通沒有連接馬鞍山，唯一的對外交通是船隻，所以當時的馬鞍山是一個頗寧靜的小海灣，但到了「收礦」時，碼頭便會比較繁忙，沙塵滾滾。其後，礦場結束，最直接的結果是母親需要轉職，但因為我們一家已在那裡居住多年，而且父親已退休，加上我們有十兄弟姊妹，人口眾多，所以沒有即時搬出馬鞍山。

問：可以說說你和你一家當年在馬鞍山的生活嗎？

答：當時的社會環境較貧窮，我們一家有十兄弟姊妹，所以較年長的便負起照顧弟妹的責任，哥哥和姊姊教導弟弟和妹妹做功課和溫習。在讀書以外，女孩子會穿珠仔衫、膠珠片衫和織冷衫，男孩子則會做一些塑膠的裝飾品，以幫補家計。當時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單車，所以每個家庭也會有一至兩台單車。起居生活很簡樸，就算是黑白電視機都未曾普及，而且並非每一個家庭都有能力購買，雜貨店便會投資，購買一台大電視，其他人要看的話，便要付費，每晚收費一毫。

問：你一家當年在馬鞍山的居住環境是怎樣的？

答：我們當年居住在一間以泥和磚建成的房屋，家門前有少量空地，門旁有個池塘。總面積粗略估計有1200至1500平方呎。當時居住空間雖然並不大，但我們可以在家中養雞、在天台養白鴿、在門前空地種菜、蕃薯、蘿蔔和花生等，自給自足。

問：你童年在馬鞍山是怎樣的渡過？

答：我小時候的生活很無拘無束，小朋友都會拍公仔紙、射波子、在山上到處跑、摘山稔及捉豹虎等。我亦會製造一些玩具，例如紙鷗。離家門不遠之處已是大海，所以我夏天下午放學後，便會立刻放下書包，脫掉衣服，跳到海裡游泳，黃昏時會在岸邊釣魚，晚上會拿着大光燈「照蟹」，水退時又會在海邊摸蜆、挖沙蟲。

問：你那時候有沒有羨慕到市區去生活？

答：童年時實在沒有這想法，可能是因為沒有比較這種生活方式。反而，現時我很回味當年在馬鞍山的生活和環境。因為生活即使有壓力和憂慮，只要能夠在黃昏時躺在海邊，看着天空聽着海浪聲，煩惱很容易便消除。

問：你後來搬到禾輦邨居住，生活和環境與從前有甚麼不同？

答：從馬鞍山搬到禾輦邨居住，生活和環境都有有很大的分別。在禾輦邨居住，首先是出入屋要鎖門。由於對鄰居不大認識，人與人之間隔膜感很強。之前在馬鞍山，鄰里之間的關係很親密，能互相照應，沒有太多顧忌，晚上睡覺時是不用鎖門的。其次是居住環境變小了，只有400多平方呎的空間。此外，到處都是馬路和車子，感覺與大自然分割了。

問：你現職是牧師，是否與馬鞍山有淵源？

答：淵源是肯定有的。我記得在幼稚園時，有兩個年長的信義會牧師，來到我家進行家訪。他們以「半鹹淡」的粵語講解福音，當時我父母都信了耶穌。自此，每個星期天上午，爸爸都會帶我到教會做禮拜。小學時我入讀的就是信義會在馬鞍山開辦的信義小學。在小六畢業那一年，同學們分享心中理想的職業時，有一位同學竟然說：「林廣潤一定做牧師架啦！」，然而，我那時並非真正信耶穌。直到中學時期，有一次在周會聚會中，聽到講者分享路加



福音第五章時，我才決志相信耶穌。經文說，耶穌要彼得成為「得人的漁夫」，令我很羨慕，因為我少年時候在馬鞍山海邊長大，也希望成為一個成功的漁夫。當時我家住在禾輦邨，所以我就去了沙田浸信會聚會。在這所教會，我投入侍奉、成長、蒙召、裝備讀神學。我在1993年完成神學課程後，也是在沙田浸信會事奉，直到2003年才來到現時這所教會。

問：馬鞍山教會從前是怎樣做傳教工作？

答：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家訪，牧師兩夫婦到處探望一些家庭。他們平時都是說普通話的，可能都是北方人吧，但他們到家中進行家訪時，卻以「半鹹淡」的粵語傳福音。此外，教會會行暑期聖經班，或邀請村外人仕帶領暑期聚會，亦會在村內操場搭建帳篷舉行福音電影晚會。

問：從前和現在的傳教工作有甚麼不同？

答：鄉村和城市的傳教工作有很大分別。當年的馬鞍山是鄉村，資源缺乏，對象分散，家訪是有效的佈道方法，與現在的城市大型佈道，資源眾多，有莫大的不同。

問：你當年在馬鞍山的生活給了你甚麼人生啟迪？

答：馬鞍山的生活塑造了我樂天的做人態度。面對馬鞍山的大自然環境，令生活無拘無束。在自然的環境中，我可以嘗試很多新事物，例如我會運用自己的創意嘗試創造玩具，沒有墨守成規。看見馬鞍山的變遷，我又發現一些東西，即使你現在擁有它，將來也可能會失去，所以人不應憂憂愁愁、杞人憂天，相反，應該樂觀地生活、不怕困難、接受新事物和挑戰。

問：你認為馬鞍山礦場一帶應該如何發展？

答：我認為馬鞍山作為香港唯一的鐵礦場，曾經有很多人在那裡生活、居住和工作，留下很多值得香港人回憶的故事。如果可以將礦場發展成一個旅遊點，讓遊人知道這段歷史，我覺得是有意義的。此外，採礦模式、運作機制及輸送帶等，都是有趣的人文景觀。我希望這個旅遊點不只是一個公園，而是一個營地，有專人帶領進行如三日兩夜的營會，以進行實地考察和體驗當時的生活。



(左圖) 兒時林廣潤先生攝於  
烏溪沙兒童新村(即現今的烏  
溪沙青年新村)

(下圖) 年青時林廣潤先生與教友合照



(右圖) 林廣潤先生一家近照

## 故事二：活到老、學到老

編者按：

陳麗英女士，祖籍廣東江門，1957年出生。父親年輕時離開家鄉到廣州工作，後來輾轉來到香港，在馬鞍山定居下來，並誕下陳女士。陳女士自幼時入教會開辦的幼稚園和小學，在教會和學校老師的關懷下成長，令她長大後決心從事教育工作。陳女士現職沙田新翠邨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副校長，當了數十年的老師，她的座右銘是「活到老、學到老」。

問：當年你父母親在馬鞍山做甚麼工作？

答：我的父親當年在鐵礦場的大公洋行中任職，當時馬鞍山礦場中有很多部門，我的父親是在土木組工作，即是在礦場中是負責維修和基建。直到1976年礦場結束後，他便去了市區從事建築工作。早年我的母親沒有工作，專心照顧我們。直至我六年級時，她才到礦場當雜工。1973年我讀中四，她到市區去「打住家工」，一個月只回家一、兩次，直至1983年她離職，我們一家才正式團聚。

問：你一家當年在馬鞍山的居住環境是怎樣的？

答：由我出生至二年級時，我們一家是住在「土屋」。從地面起約一米至一米半都是由泥和石建成。土屋所在地是屬於政府的土地，我們每年也需要繳付少量地稅。其後，父親把房子拆掉再重新建造一間三合土房屋，內有兩房一廳。爲了增加空間，父親在屋內間了一個小閣樓，我們可以在那裡玩耍或睡覺。由於當時是用燒柴的方式來煮食，爲免薰黑煙房子，廚房會建在屋外，連洗手間也是在屋外的。其實屋外的空地還會用來養雞和種植一些果樹，包括黃皮、大蕉和蕃石榴。

問：似乎你們一家當年的生活並不富裕，可以說一說具體的情況嗎？

父親在礦場的工作雖說是領月薪，但發工資的時間其實是不固定的，所以生活上的一些必需品，例如米、火水等，如果用完了，在未發工資前，就要向礦場合作社或附近士多賒借。當發了工資後，就清還債項。通常結賬後工資都所餘無幾，於是有需要時又要再賒賬，發了工資就還，如此不斷循環。此外，由於當時社會比較貧困，婦女都會在家中做一些手作幫補家計，如穿膠花及釘珠片衫等。記得

在我三年級暑假的時候，向一位姨姨要求一些釘珠片衫給我加工，可能由於我的年紀尚小，起初她不太相信我，吩咐我帶回家與母親一起做，還叫我負責較容易的工序，完成後給她檢視一下。結果我把工作做妥，那年暑假我賺取了七十多元，在當時來說算是相當不錯了。

問：你那時有沒有羨慕到市區去居住？

可以說有，也可說沒有。羨慕的是市區的繁華和物質生活，例如市區的小朋友有很多玩具和文具。還記得我第一枝擁有的地球牌墨水筆和玩具狗，都是從市區買回來的。那時我才知道有一個地方叫「九龍」，那裡能買到很多東西。而且市區不會像馬鞍山般崎嶇，道路也不會凹凸不平。但我不喜歡市區空間狹窄，我小時候曾到市區去探望阿姨，在那裡居住過一段日子，感覺就像被困在籠中，不及馬鞍山那麼自由。

問：你什麼時候開始認識馬鞍山礦場？

答：自我懂性開始，便知道礦場的存在。在唸幼稚園時已開始背誦家的地址：「新界沙田馬鞍山鐵礦場碼頭南區120號」，所以「礦場」這個這麼深奧的文字都是在那時開始認識。

問：礦場運作對你的日常生活有甚麼影響？

答：礦場在馬鞍山上，我們平時很少接觸，但我們的生活卻與礦場的運作息息相關。例如礦場挖掘出來的礦石需要進行分類，所以大公洋行在馬鞍山的山邊，建設了一間選礦廠。選礦廠有很多機器，運作時產生很嘈、很大的聲音。我的家離選礦廠比較遠，那些住在選礦廠附近比較近的民居就會常常聽到「隆隆」的聲音。為了方便運輸，礦場鋪設了一條由選礦廠到碼頭的路。這條路平時沒有車輛來往，但在每個月「收礦」的幾天，就會有很多運輸車熙來攘往，在選礦廠與碼頭之間穿梭。礦粉會先用躉船運到三杯酒，再轉卸上礦船送到日本去。我讀幼稚園的時候，每天上學都要經過這一條路。那時我是跟隨着鄰居的大哥哥、大姊姊上學，所以那幾天上學時經過這一條路要份外小心。此外，礦船來的那幾天，父親的工作也會特別忙碌。

問：礦場結束對當時的社區有甚麼影響？

答：礦場結束的頭號影響是村內的人爲了要謀生，不斷搬離馬鞍山。正如我剛才所說，我的父親也離開馬鞍山去了市區工作。留在馬鞍山的，主要都是一些婦女和青少年。

隨著礦場結束，馬鞍山亦漸漸開發起來，到處塵土飛揚。1980年代初，政府鋪設了馬鞍山第一條對外公路，通往沙田第一城附近的地方。馬鞍山的開發亦帶來環境上的破壞，從前的海灘被填高，海岸線都消失了，令馬鞍山以往純樸的感覺慢慢消失，現在馬鞍山已經變是一個發展成熟的新市鎮。

問：馬鞍山發展成新市鎮之前，交通似乎很不方便，當時對外的交通是怎樣的？

答：那時的交通相當不便，馬鞍山沒有對外的陸路交通，如果要去市區，只有乘坐「街渡」到火炭何東樓，船程約二十多分鐘，每半小時一班船，上岸再轉車。例如我小學畢業就升往慈雲山一所中學就讀，每天上學我由家步行至碼頭，乘船抵達何東樓後乘坐巴士到旺角，再轉乘3C巴士，整個行程約兩小時，七年的中學生活都是這樣。

問：在童年時，馬鞍山有沒有一些事件或經驗，對你影響很大？

答：有的。首先是小學的生活。我就讀的那所小學是由信義會開辦，起初學校是名為馬鞍山鐵礦場員工子弟學校，後來由政府接辦，成為了津貼學校，但教會在學校裡仍擔當很重要的角色。除了上課學習，學生不時會收到很多物資，如舊衣服、棉被、文具及副食品等。當時的老師是很有教育理想，老遠跑到馬鞍山這個貧困和偏遠的地方來教導我們，真不容易。據我所知，學校所有的老師都是在九龍居住，他們每天都要乘車乘船才能來到馬鞍山。當時市區已經開始有半日制的小學，但我們學校仍是全日制，工作量比前者大多了。雖然工作繁忙，老師仍很喜歡與學生聊天，他們懂得與小朋友溝通，也常常鼓勵我們。對一些比較貧困的學生，他們會送一些小禮物，例如膠擦、間尺等，以獎勵他們。老師亦很關心學生的家庭狀況，若同學家中有白事，老師會予以慰問，校長也會出錢出力。我記得有一位老師，是我二年級的班主任，他在回校的途中，行經凹凸不平的礦石路時，一不小心失足跌倒在地。不知道是否跌倒引致中風，但那位老師卻在那事之後離開人世。另一位老師亦在乘車時遇上交通意外，手上留下很長的疤痕，這些事件令我至今也難以忘記。由於我自幼家境清貧，深深感到學校的恩惠，所以我會特別關懷一些貧困或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希望能幫助他們。

此外，教會生活對我也有很大影響。當時教會牧師的太

太，我們稱她為師母，也是我的主日學老師。她說故事很動聽、又懂彈琴、也會教唱歌。上主日學時，她會採用一本教師用的教材。那時我並不知道這東西是甚麼，只覺得為何它只有文字、沒有圖案，看似沉悶，卻記載了這麼多動聽的故事。令我意識到，即使是沉悶的書，如果是成功的教師，一樣可以用它來說出精彩的故事。另一件令我引以自豪的事情是除了生病以外，我從不缺課，所以每年都能拿到主日學的「背金句獎」和「勤到獎」。在我四年級時，師母更挑選了我加入少年詩歌班，又教導我如何運用丹田來發聲，這對我後來的教學工作有很大的幫助，我當老師多年也從未出現喉嚨或聲帶上的毛病。在六年級暑假時，師母對我說：「阿英，你都已經上咗主日學咁多年，你可以開始教主日學喇。」，我答應了她的邀請，這可以說是我教學生涯的開始。最初我只是擔任助教，在幼稚園主日學教導小朋友背金句、派禮物和帶遊戲，一年後就正式獨立教授。其實當時很多主日學的學生都不是「善男信女」，尤其是有些男同學，十分頑皮，會「講粗口」、爬窗、又會「駁咀」等等。這些經歷，令我入讀教育學院前，已有六年的教學經驗。在實習或日後教學時，也不會有課室管理的問題。在正式執教的第一年，幾乎沒有同事相信我是新入職的。

問：你為甚麼選擇老師作為你的終生職業？

答：我的母親在我大約4歲時，已教導我將來要好好做人，並要成為一位老師。她雖然沒有接受過教育，但她是一個有長遠眼光的人，在這方面，她給予了我清楚的人生方向和目標。小學時，有一位老師給我很深刻的印象，她名叫何素嫻。她是我一年級的班主任。她對小朋友很有愛心，但要求很嚴格。我在五、六年級時，她是我的數學科老師。那時我對數學沒有興趣，也很害怕這科，但在她教導下，令我願意去學習數學，我在她身上找到老師的模範。從小學開始，我一直沒有改變成為老師的志向。至高考後，我進入教育學院就讀，在工作十年後，才補讀一個教育學士課程。

問：你覺得從前和現在的師生關係有甚麼不同？

答：我覺得有很大的分別。就以我自己為例，我起初做老師時，師生關係比較人性化，我了解他們的性格和需要、在課堂上表現，亦能與他們建立深厚情誼。在下課後，我會反思教學的方法和效果。在空檔時，能與同事討論學生和教學上的問題。但現在，因為有太多行政工作要應付，

反而最重要的「人」卻難以兼顧。

問：請簡單講一講你的人生觀？

答：我的人生觀是「人只能活一次，所以要好好地活」。人不只單為自己，是要為其他人和天上的父，要學會施予和貢獻。在其中，我會不斷自我成長，活到老、學到老。直至現在我仍覺得自己的內心很年輕，希望有更多貢獻別人的經驗。人亦不是以做了多少轟轟烈烈的事情來衡量價值，而是以給予了多少的影響力在其他人身上來量度的，這才是人有價值的地方，也是我一直所追求的。

問：你贊成馬鞍山礦場發展成礦山公園嗎？

答：我贊成。因為馬鞍山礦場是香港歷史的一部份，我們有責任向下一代交代這一段香港歷史。我認為礦山公園有助保留礦場周邊一帶，例如礦場環境、文物、建築物等，讓香港人了解馬鞍山礦場當日的人文歷史。如果現時不保留這些東西的話，這段歷史便會遺失。





(左圖) 年青時陳麗英女士  
與馬鞍山教友合照



(左圖) 陳麗英女士初執教  
鞭攝於學校教員室



(左圖) 陳麗英女士與學生  
參加學校大旅行



### 故事三：香港爆破專家

編者按：

李橋瑞先生，祖籍廣東河源，1947年在內地出生。1949年李先生父親獨自來到馬鞍山謀生，1950年母親才帶著李先生來港與丈夫團聚。李先生在1967年開始在馬鞍山礦場工作，在機緣巧合下學懂燃爆技術，在礦場負責爆破工作直到礦場結束經營。他其後加入港鐵公司，現時負責高鐵石蔭至八鄉段的爆破工作。在香港能合法使用炸藥的人並不多，李先生從事爆破工作多年，堪稱香港的「爆破專家」。

問：你的父母在礦場從事甚麼工作的？

答：我的父親在馬鞍山礦場做「揀礦手」，負責選礦的工作，即是把挖掘出來的鐵礦進行分類，分出精礦、次礦、礦皮及礦渣等多個品位的礦石。以前選礦是用人手靠經驗來分辨，是一種要對礦石很有認識才能擔任的工作。我的母親則在山上砍柴，販賣給礦場工人用作煮食之用。

問：你當年在馬鞍山的居住環境和生活是怎樣的？

答：我住在一間自建的木屋，十分簡陋，但環境清靜，不像現時市區般繁囂。小時候的我在馬鞍山的玩意有很多，包括上山捉豹虎，摘山稔或者到山澗游泳。

問：你那時有沒有羨慕到市區去生活？

答：也有一點吧。我羨慕市區物質豐富和交通方便，生活條件較佳。

問：可以說說你的成長過程嗎？

答：我小學時就讀於馬鞍山的基督教信義學校。小學後，牧師介紹我去了烏溪沙兒童新村讀中學，烏溪沙兒童新村即是從前的孤兒院。由於這所中學只辦到高一，我完成高一後便轉到九龍的永康中學唸高二和高三，完成高中課程。

問：你讀高中的時候居住在九龍，你又怎樣會加入礦場工作呢？

答：高中畢業那一年，即1967年，適逢香港發生暴動，我的父親怕我到市區工作會有危險，就勸喻我搬回馬鞍山，暫時在礦場打工。礦場聘請我任助理測量員，每月工資港

幣270元，就當時而言算是中等收入。可能那時的我比較年青，得到上司提攜，後來調任為貨倉管理員，其後再改任見習管工。做管工期間，我跟礦場老一輩的礦工學習爆破技術，還考取了燃爆證書，便順理成章的做了炮手。

問：炮手是一門冷門行業，做一個炮手要甚麼條件？

答：主要是要通過香港政府礦務科的考試，考核內容包括燒炮技術、對炸藥的認識、爆破的份量及每一種炸藥的性能和安全措施等。不但要對採礦有認識，還要有勇氣、不怕危險，對炸藥沒有半點懼怕。

問：礦洞內的工作環境是怎樣的？

答：在礦洞內工作其實是相當危險，因為礦洞主要以木材和鎖石釘(rock-bolt)支撐，隨時有崩塌的可能。礦洞內的環境也非常惡劣，由於通風不良，空氣很污濁，洞內沒有交通工具，上落只能依靠步行。當時由一個採礦區到另一個採礦區的路途是頗為艱辛。

問：可以介紹一下在礦場內，炮手是怎樣進行爆破？

答：在裝填炸藥時，首先要派人把守着爆破區，避免讓人走近。裝填好炸藥後，要鳴鑼清場，確保爆破範圍內沒有人到場才能燃放。在礦場裡，引爆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電氣燃爆，另一種是以引線點火燃爆，即由引線點燃起爆噏和起爆雷管，再引爆炸藥。當時的馬鞍山礦場以引線點燃為主，這是由於鐵礦是優良的導電體，若時常以電氣方式燃爆，很容易出現早爆，造成意外。

問：使用引線點燃的方式進行爆破危險嗎？

答：如果能熟悉引線的性能，可以將危險減到最低，其中最重要是要知道引線的燃燒速度，例如一呎的引線的燃燒時間是三十秒，如果炮手需要三分鐘時間離開現場，那麼引線最少便要有六呎長。

問：現在做爆破和從前有甚麼不同？

答：時而世易，現今科學昌明，爆破材料比從前改良不少。加上礦務科監察很嚴謹，又提供技術支援，現時的爆破工作比以往安全得多。以前炸藥的主要材料是硝化甘油，在化學上來說它是很活躍的，不像現時的乳化炸藥般穩定。現時的爆噏都是安全噏，比以往進步得多。雷管方面則採用非電雷管，是一種不會和電產生反應的管道。

問：在礦場工作最難忘的事情是甚麼？

答：在1976年某一天，日本的買家表示不再採購我們的鐵礦，礦場的老闆找不到新買家，只有解散我們這一班礦工，是最令我難忘而又遺憾的一件事。因為礦場結束，我在政府的安排下，由馬鞍山搬遷到沙田瀝源邨居住。

問：礦場結束後你的生活又是怎樣的？

答：那時很幸運，剛好香港興建地鐵，我在朋友介紹下到了地鐵公司工作。現時則在高鐵的地盤中擔任燃爆手，負責高鐵石蔭至八鄉段，是地鐵公司的附屬工程。

問：即是說你的炮手生涯並沒有因礦場結束而結束，可以分享一下你做炮手的苦與樂？

答：當我們主持一項爆破工程，而爆破結果又達到自己預期的要求時，便會感到愉快和有滿足感。辛苦的地方則是安全方面的責任十分重大，因此當在接近市區的地方進行燃爆時，要顧及周圍的環境和行人的安全，所以爆破工作一日未完成，一日也在擔心，吃不下嚥。只有在聽到炮聲響起，爆破工作完成後才能安心下來。

問：你認為馬鞍山礦場的生活給了你人生甚麼重要東西？

答：首先，馬鞍山礦場的生活給予了我謀生的本錢。其次，是孕育了我在待人處事的態度。我覺得凡事應以和為貴，做事亦應有責任心和上進心。由於礦場裡的工作需要刻苦耐勞，因此培養了勇於面對困難，努力尋找解決方法的堅強性格。

問：你最懷念馬鞍山甚麼東西？

答：我最懷念馬鞍山礦場的一班工友，還有工友之間互相幫忙、關懷和體諒的團隊精神。其次，我亦很緬懷以往的生活，現在想起也覺得神往。當時生活簡單樸素，沒有現在社會的複雜，而且在馬鞍山的各種娛樂都是免費，與市區相反，一走到街上什麼事物都要用錢來換取。鄰舍之間都無須鎖門，也許當時大家都是窮人吧！家中沒有甚麼可以偷，連電視機也沒有，最值錢的便是電飯煲和收音機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十分和諧，人情味濃厚，鄰里間就像兄弟姐妹一樣守望相助，遇到任何需要幫忙的事情，所有街坊都會一窩峰地挺身而出予以協助，但在現時的社會已經絕無僅有了。此外，我懷念馬鞍山的大自然景色，山清水秀，就如馬鞍山的食水，那時我們飲用的是純天然溪澗水，沒有像自來水般經過氯氣、氟氣等化學處理。

問：你認為馬鞍山礦場一帶應該如何發展？

答：最好把一部份有紀念價值的建築文物保留下來，並發展成為旅遊區，將馬鞍山以往的歷史告訴下一代和外國遊客，讓他們了解香港唯一的鐵礦場。

問：你贊成馬鞍山礦場發展成礦山公園嗎？

答：當然贊成，但我不希望它是一個遊樂場型式的礦山公園，這會令礦山被摧毀。我希望保留它原有風貌，讓到來參觀的人能緬懷前人採礦的血汗生活。

(右圖) 年青時李橋瑞先生於礦洞內工作



(下圖) 年青時李橋瑞先生攝於240礦洞外



(左圖) 李橋瑞先生近照

## 後記

去年香港電影「歲月神偷」大受歡迎，當中原因除了導演功力深厚和一眾演員落力演出外，故事感人亦是賣點之一。故事講述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個低下階層家庭的一段生活片段。這個毫不起眼的家庭，父親（任達華飾演）每天默默工作，母親（吳君如飾演）不但要照顧兩個孩子（李治廷、鍾紹圖飾演），還要幫補家計。在父母眼中，孩子雖然有點頑皮，但總算聽聽話話。「歲月」是「神偷」，它「偷」走了爸爸和大兒子，卻「偷」不走這個家庭的「感情」。當讀者看完三個馬鞍山礦場礦工後人的訪問後，不難發現他們的故事都帶著濃厚「歲月神偷」的味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各地滿目瘡痍。雖然香港當時還不算是富饒之地，但總算是居安一角，於是不少人從內地投奔香港。開礦是勞力密集的行業，馬鞍山礦場自然吸納為數不少年青力壯的小伙子在那裡工作。他們聚居一起便形成村落，其中一條村就坐落在碼頭附近。當時他們的物質條件非常缺乏，而且販賣勞力工作的工資本就不高，有時還被僱主拖欠薪金，以致需要靠賒借才能解決生活上的困難。可幸的是鄰里之間能守望相助，可謂「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就連晚上睡覺時大家也不用把門鎖上，使人聯想到「夜不閉戶」的景象。他們居住的「土屋」，雖然夏天沒有冷氣享受、冬天沒有熱水洗澡、有時更難敵風吹雨打，但這個家始終是自己的「安樂窩」，正是「斯是陋室，唯吾德馨。」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還沒有完善的社會服務和保障制度，教會便負擔起這方面的功能，為馬鞍山社區再增加一分溫暖。當時教會辦學興教，在春風化雨之餘，還不忘學生的物質需要，不時向貧困的學生派發棉被、食物等物資。小孩子在充滿愛的環境下成長，更秉承他們父母的不屈不撓精神，其中有不少當年「通山走」的頑童，現今已在社會上展露頭角，獨當一面。

然而，馬鞍山這個「世外桃源」，還是抵擋不住向前滾動的時代巨輪，隨著香港經濟轉型，礦場結束、社區解散和新市鎮都似乎成為了社會進步的必然進程。現今馬鞍山仍然是青蔥翠綠，但礦場及其社區卻已「人去樓空」，不再復見。不過，「馬鞍山」、「礦場」和「社區」並不是

一些空洞的名詞，而是一段段活生生「歲月神偷」式的歷史，連結著一個一個活生生的「歲月神偷」式故事。通過重新述說和聆聽這些故事，促使我們將現在與過去聯繫起來。

現今的香港雖然在物質經濟上取得空前成功，但人與人之間卻好像有面看不見的牆，關係十分冷漠。當我們重溫這幾個馬鞍山故事後，才知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是可以這樣親近，原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和「夜不閉戶」真有其事。現今港人的教育水平不斷提升，香港政府更說已達國際水平，但我們似乎已把教育商品化，忘記了教育的真諦是「生命影響生命」，師生關係退化成買賣交易。或者，我們能在重尋香港歷史的過程中，重新了解「香港精神」的真正意義。

## 鳴謝

編者感謝沙田區區議會秘書處提供多方支援和協助，並感謝三名被訪者借出珍貴相片，令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 工作人員

編著：伍世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環境政策與資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撰文：伍世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環境政策與資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何漢東（香港中文大學環境政策與資源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訪問：何漢東（香港中文大學環境政策與資源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助理）